

# 伊朗核问题的民族主义释义

闫文虎

**内容提要** 冷战后,伊朗民族主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和伊斯兰性特征。近年来愈发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伊朗核问题实际上是伊朗民族主义政治化的产物,是伊朗民族主义忧患意识、民族复兴意识的集中体现。伊朗民族主义主导下的核武器化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是维护政府权威、转移国内矛盾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自我封闭和诱发民族极端主义的基础。在国家安全环境没有大改观的情况下,伊朗的核抱负将长期是伊朗民族主义者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国家建设,消除内忧外患的有力武器。未来,核武器化下的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下的核武器化能否走出极端保守的阴影,对伊朗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对地区局势乃至世界和平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 伊朗 核问题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一种为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它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对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格局具有巨大的形塑作用。随着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的生成与发展,民族主义的内涵不断扩展。各国的思想家们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进行了解读,在不断丰富民族主义内涵的同时,也使人们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进一步复杂化。伊朗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但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伊朗社会的全面发展,伊朗民族主义表现出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和伊斯兰性相互交织的特征。在近年来愈发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伊朗核问题上,伊朗民族主义内涵的多样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 一、民族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学术界众说纷纭,大约有 200 种界说。由于关注的角度不同,所以给出的定义的侧重点亦不同。正如哈斯所说:“民族主义是只大象,研究者是个瞎子,每个研究者只能摸到‘民族主义’大象的一部分。”<sup>1</sup> 在中文语境下,“民族主义”通常是个带有贬义的词汇,因为它总与“狭隘民族主义”、“盲目排外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等相联系。马克思和列宁等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本民族的偏爱;民族主义是可以分为进步和反动两种类型的,但从本质上讲,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观的核心,因而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消亡。<sup>④</sup> 其实,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是与近代主权国家一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有其历史进步性。

首先,民族主义在民族独立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号召作用。马克斯·韦伯认为,民族主义是

<sup>1</sup> E. B. Hass, “What is Nationalism and Why Should we Study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0, Summer 1986, p. 77.

<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70 页;《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319 页。

一种“情绪”，是“一种情感的共同契约，它有助于一个国家的诞生”。<sup>1</sup> 安东尼·吉登斯说：“‘民族主义’这个词主要指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性的符号和信仰。”<sup>④</sup>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sup>⑤</sup> 著名史学家乔治·古奇认为：“民族主义的中心是团体意识，即热爱我们所属的共同体，并决定他们将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sup>⑥</sup> 可见，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共同体为依托而产生的一种强化民族意识和情感、维护民族传统和特点、强调民族利益的思想观念，是唤起本民族一致对外的全民性行动的最具感召力的符号象征。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主要功能是，强有力地促进近、现代国家的创建和巩固。<sup>⑦</sup>

其次，民族主义是国家取得合法性的源泉。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当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领土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联系在一起的。<sup>⑧</sup> 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以来的世界历史表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创建，为民族国家形成后的内部团结、稳定提供了有力的精神保障，同时也成为捍卫这些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整和利益的重要力量。民族主义赋予国家在领土范围内组织的权力，赋予国家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与此同时，国家必须体现整个民族的意志，促进整个民族的利益。在民族与国家相互构建的过程中，民族找到了代表其意志的归宿，国家获得了统治人民的合法性。民族国家依靠民族成员间的相互认同感和共同的族裔文化等纽带，成功地动员起社会的支持。<sup>⑨</sup>

第三，民族主义是反抗侵略、维护民族权益的动员工具，也是捍卫或分离国家主权的重要理念之一。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它要求民族平等，维护民族利益，把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权益放在首位，把追求或维护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统一作为主导目标。民族主义把不同群体结合在一起，起着激励、凝聚、反抗压迫势力的作用。它能够依靠或反对现存的国家以及国家体系，动员全球各个地区的许多人民，联合进行政治行动。<sup>⑩</sup> 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也是发展国家经济的动力和支撑，这种民族主义精神促使国民关注国家利益，发扬团队精神，奋发向上，促进国家的快速发展。如正在阔步前进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以及战后日本的复兴等都是民族主义进步性的例证。

第四，民族主义是重构民族精神的主要手段。当一个民族及其成员对本民族的生存能力和未来前途的肯定性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意识下滑时，民族自卑情绪便会蔓延开来。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重组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给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带来诸多新问题时，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构建社会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而要想完成以上两方面的使命，就必须提升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识。通过对民族意识的强化和灌输，强化民族认同、民族利益，从而找到民族凝聚的着力点，增强民族的自信心。

<sup>1</sup> [德] 马克斯·韦伯著、[德] 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55—456页。

<sup>④</sup>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等译：《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第141页。

<sup>⑤</sup>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Oxford, 1983, pp. 3-4

<sup>⑥</sup> George P. Gooch, *Nationalism*, New York, 1920, p. 5

<sup>⑦</sup> 刘中民、左彩金、骆素青：《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sup>⑧</sup> Hans Kohn, *Nationalism, Its Meaning and History*, New York, 1961, pp. 6-7 转引自陈晓津、李永刚：《当代民族主义及其未来局势》，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第65页。

<sup>⑨</sup> David Brown, *Contemporary Nationalism: Civil Politics, Ethnocultural and Multicultural*,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92

<sup>⑩</sup> 韦民：《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的互动：东盟研究新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 二、冷战后伊朗民族主义的特点

民族主义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按照不同的标准和观察问题的角度,民族主义分为不同的类型。按地域范围,可以分为地区性的民族主义和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或者分为国内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以对全球事务的影响性质为标准,可以分为进步的民族主义和消极的民族主义;按照阶级标准,可分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按照在冷战后的主要表现,可以分为民族分离主义、泛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等;按地理界线,可分为西方民族主义和东方民族主义,具体可以分为中东民族主义、拉美民族主义、东亚民族主义、欧洲民族主义、巴尔干民族主义等;从发生学的角度,可分为内生型的西方民族主义和外生型的东方民族主义;按民族主义的政治取向,可以分为聚合型民族主义和离散型民族主义等;根据民族主义的包容性,可以分为普世性民族主义与传统民族主义等;按民族主义的归属感以及对自由平等的认识,可分为进攻性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民族主义;<sup>①</sup>按历史时期,可以分为近代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和当代民族主义;按照国家发展的程度,可以分为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次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除此之外,国外还有学者对民族主义进行了不同于以上的分类,如卡尔顿·海斯(Carlton J. H. Hayes)将民族主义分为“人道主义的民族主义”、“雅各宾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整合的民族主义”等几类;<sup>②</sup>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按照内容来划分的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或是军事民族主义。<sup>③</sup>

就伊朗而言,笔者认为,冷战后伊朗民族主义呈现政治性、经济性、文化性和伊斯兰性相互交织的特征。冷战后伊朗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伊斯兰政治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泛伊斯兰民族主义等,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伊朗伊斯兰民族主义。尽管这种分法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它能在总体上说明伊朗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正如王逸舟先生所说:“研究者不妨分类时不必过于顾及它们之间会有这样那样的交叉重合。先把现实中的所有可归为民族主义的现象或类似的现象‘尽收眼底’,然后再进行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或不同专业的比较,这样才有可能提出更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sup>④</sup>

1. 以霍梅尼思想<sup>⑤</sup>为理论基石的伊斯兰政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首先强调国家力量,主张强化国家的政治控制力和主权的权威性、神秘性,用国家的形式来实现民族的远大抱负。<sup>⑥</sup>伊朗的伊斯兰政治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潮,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的实践活动。它不同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它是在宗教领袖领导下,以什叶派宗教文化为依托,朝着回归宗教传统方向发展的运动,它强调信仰和实践的统一。<sup>⑦</sup>伊斯兰政治民族主义也被称为现代原教旨主义。它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反对西方列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决不同外国侵略者妥协,主张由教法学家建立和领导君主制,反对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sup>①</sup> 伯林(Isaiah Berlin)认为,进攻性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伊朗神权政治等。详见徐大同主编:《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4—226页。

<sup>②</sup> 马克斯·汉德曼(Max Sylvius Handman)将民族主义分为“压迫型的民族主义”、“领土收复型的民族主义”、“预防型的民族主义”以及“威望型的民族主义”等。详见刘中民、左彩金、骆素青:《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第70—81页。

<sup>③</sup> 李兴:《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75页。

<sup>④</sup>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再版序言),载《欧洲》,2001年第4期,第100页。

<sup>⑤</sup> 所谓的霍梅尼思想就是以伊斯兰文化为民族之根,坚持政教合一,以圣典经训为指导来解决当代社会的所有问题的思想。

<sup>⑥</sup> 刘靖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问题初探》,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8期,第39页。

<sup>⑦</sup>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40页。

2 以“爱国主义”为基础的国家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把政治效忠对象主要限定在国家疆域范围内,强调国家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从伊朗民族主义对中东政治发展的影响看,它使中东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一种民粹主义政治的倾向。民族主义在当代社会的自然延续,是通过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或一致的民族主义,是某个民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带有倾向性的思潮、情绪、态度,或推行的运动和行为。<sup>1</sup> 这种民族主义在冷战后的伊朗具体表现为,在“内政优先”的口号下更加关注本国利益,在国际交往中处处以本国利益为重,强调本民族国家利益至上,坚决维护和捍卫本民族国家利益,或面对外来威胁时表现出对本国的忠诚,它带有浓厚的外向性色彩。也可以说,国家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的外向化。伊朗的国家民族主义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给伊朗造成的民族伤害而引起伊朗民众对西方理念、价值观的抵触和本能的抗争,进而激发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目的、与霸权行为抗衡的民族主义。尽管伊朗内部就国家前途问题(西化还是伊斯兰化)存在深刻分歧,但该国所有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民族主义团结大旗下,对来自外部的任何改变伊朗政权和推翻 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果的企图,都进行坚决的抵制。

3 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基础的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宗教认同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它凭借宗教之于民族本身不可分割的属性,以共同的宗教理念为思想核心,以同一宗教的信徒为民众基础,推行带有明显政治化倾向的主张。泛伊斯兰主义最早产生于 19世纪中叶,它是一种旨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复兴伊斯兰教的政治思潮。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泛伊斯兰民族主义强调“伊斯兰”必须为伊朗服务,伊朗也必须为“伊斯兰”服务。典型口号是“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强调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的团结、协作和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压迫。泛伊斯兰民族主义支持世界各国的伊斯兰事业,维护穆斯林权益以及自身的宣教性质,并宣布向一切不符合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发起“圣战”,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解放“被压迫”的穆斯林,将斗争矛头指向现行政权。如在阿富汗、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原教旨主义发展势头曾很迅猛,甚至演变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目前,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世界联盟是最具有代表的泛伊斯兰民族主义非政府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则是泛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具有政府性质的国际机构之一。

4 以保护石油资源为旗帜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与把民族和国家的政治权益放在首位,把追求或维护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统一作为主导目标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对而言的。经济民族主义主要是把维护民族国家的经济权益作为对外事务优先考虑的目标。伊朗的经济民族主义根据伊斯兰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防止外国经济对伊朗经济的控制,使国家自给自足,摆脱依赖,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同时,伊朗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具有明显的保守性、片面性和排他性,给伊朗内外政策的实践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例如,为了维护其本民族利益和谋求本国在未来新的国际体系中的相应地位,伊朗民族主义者要求圈占石油资源,排斥外国资本,并和委内瑞拉等国一道把资源高价格视为保护国内资源、维护本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发扬国威的好机会。<sup>④</sup> 这使得其他国家不敢在伊朗投资和与其进行经济合作,恶化了其投资环境和就业市场,使本来就比较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发展更加举步维艰。也使伊朗更加闭关自守,走向与全球化国际大局的对立局面。

5 以保护伊斯兰文化为特征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全球化不仅对伊朗的国家主权、社会结构、传统文化构成了挑战,而且与之相随的消费主义、

<sup>1</sup> 李兴:《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第75页。

<sup>④</sup> [日]柴田明夫著、陈曦译:《原油与资源价格高涨改变世界力量均衡》,载《经济学人》2006年10月17日。

物质主义、西方价值观也对伊斯兰教的精神核心构成威胁。此外,西方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及其控制下的媒体向伊朗进行文化渗透,培养崇拜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群众基础,使他们对伊朗本国的社会制度、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怀疑、疏远与排斥,改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是非善恶标准、思维方式等,弱化其民族认同感、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从根本上摧毁伊朗国家的立国基础。在这一切的背景下,伊朗文化民族主义以保护、复兴本土传统文化为特征,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强调从文化上将民族统一起来。1979年3月伊朗全国禁售、焚烧左派书籍,封闭、焚毁左派书店,关闭73家报纸和周刊。1979年7月23日,霍梅尼宣称:“毒害我们青年的东西之一就是音乐。音乐和鸦片之间没有区别。”<sup>1</sup>这样,在伊朗大部分西方音乐、棋、扑克被视为非伊斯兰文化而予以禁止。1980年6月底,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妇女须戴面纱已成为强制性义务。伊朗伊斯兰政府认为,拒戴面纱不仅是堕落,而且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行为。1984年6月16日,伊朗政府又建立了“反堕落巡逻队”,专门对付各种“腐化堕落”,禁止妇女在公开场合使用化妆品、穿短裤,禁止男人穿短袖衬衫。当局为女学生设计了带头罩的深色伊斯兰校服,在社会生活中严格实行两性隔离,违者要受到训斥、鞭笞和逮捕。当局还曾严令禁止女子唱歌,严禁妇女穿时装,严禁男子刮胡须和留西式长发,严禁偶像崇拜和上网等。<sup>④</sup>伊朗这种带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文化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复古性质,它不加分析地排斥一切非伊斯兰文明,拒绝科学知识,给伊朗国家建设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损害了伊朗的国际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西方“强势文化”对伊朗进行的渗透,伊朗文化民族主义把伊斯兰文化作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核心依据,目标是保留、复兴和壮大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了应对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将伊朗的民族特性和宗教特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提出了“文明对话论”,认为“人类文明的提升,不论在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面,都是以不同社会间和不同文明间对话为条件的”。<sup>⑤</sup>“文明对话论”的核心思想是:各民族文化相互尊重和平等,多元民族文化和平共处,强调各民族文化按照自己的道路成长和发展。这是伊朗对自己的文明充满自信和骄傲的表现。

### 三、核能力:伊朗民族主义发展的新载体

民族主义是维护民族权益、建设国家的强大动力。在内忧外患的伊朗,拥有核技术或者核能力不仅成为伊朗对抗外部威胁以及确立、提升本国在中东事物中的地位的重要砝码和象征,同时也能极大地激发和展示民众的爱国精神,成为民族主义的爱国色彩的象征。

1. 核问题是伊朗民族主义忧患意识的产物,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在通常情况下,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强意识和赶超意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及后来发生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人质危机”,使美国把伊朗视为重大威胁,美国与伊朗断交,停止购买伊朗石油,并冻结了伊朗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两国关系交恶。从此,美国一直对伊朗采取敌视政策。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极力支持伊拉克攻打伊朗,向伊拉克提供有关伊朗的情报,帮助伊拉克空军袭击伊朗的目标。当伊朗在战场上占优势时,美国就怂恿西欧国家向伊拉克出售武器装备,还支持海湾国家成立合作防御机构。<sup>1/4</sup>1993年美国推出“双重遏制”政策,并将伊

<sup>1</sup> 冀开运:《试论伊朗现代化过程的特点》,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第115—116页。

<sup>④</sup> 彭树智主编:《中东国家通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

<sup>⑤</sup> President Khatami's Speech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21 Sept, 1998 [http://www.parstimes.com/history/khatami\\_speech\\_un.html](http://www.parstimes.com/history/khatami_speech_un.html)

<sup>1/4</sup> 张士智、赵慧杰:《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83页。

朗列入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之列,指责伊朗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破坏中东和平进程。<sup>1</sup> 美国国会还曾拨款 2000万美元试图颠覆伊朗政权。“9·11”事件后,美国又指责伊朗犯有五大原罪,即: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包括主张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恐怖主义和谋杀;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反对阿以和平进程,不承认以色列国的存在;致力于颠覆对美国友好的阿拉伯国家政府;扩充军备,包括谋求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控制海湾地区;在国内践踏人权。2002年 1月小布什在其就任总统的首次国情咨文中,以朝鲜、伊朗出口导弹技术和发展核武器为由,把朝、伊两国与伊拉克一起称为“邪恶轴心”,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提出美国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阻止它们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2年 9月在布什政府提交美国国会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提出美国有权使用所有认为适当的手段,包括武力甚至核武器,对其所认为的朝鲜、伊朗等“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不必取得联合国的授权。2005年小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称:美国支持伊朗人民争取自身自由的斗争。<sup>④</sup> 美国还与伊朗国内实力最强大的反政府抵抗组织“伊朗人民圣战者”建立联系,支持该组织针对伊朗政府而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

伊朗发展核技术也有对抗以色列的目的。以色列是中东的军事强国,不但拥有强大的常规武装力量,还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量。以色列曾经几次威胁要对伊朗的布希尔(Bushehr)核反应炉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色列还曾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合作在伊朗内部制造动荡。面对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威胁,伊朗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伊朗民族主义势力力图尽快掌握关键的核技术,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当布什政府攻打当时尚未拥有核武器的伊拉克时,伊朗人开始认识到,核武器是唯一能够阻止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威慑物。”<sup>⑤</sup>而理论家则认为:“伊朗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发生冲突,唯一能够确保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及其理想免遭灭顶之灾的途径,就是用一支独立的核力量把伊朗武装起来。”<sup>1/4</sup> 尤其是在伊朗精英阶层看来,伊朗不仅需要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军备,更需要核武器,因为只有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才能进入大国俱乐部,才能真正威慑以色列,才能区别于其他阿拉伯大国和伊斯兰大国,才能实现振兴波斯民族、使伊朗重新成为强国之梦。于是,当西方世界痛批内贾德的狂言之时,数百万伊朗人走上大街举行集会,打出“以色列灭亡、美国灭亡”的标语,有人身上还裹着白布以示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当美国威胁要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时,很多议员则在台下同声怒吼:“美国去死吧!”<sup>1/2</sup>

2 核问题是伊朗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进而以实现民族团结、维护政府权威、发展民族经济的工具。民族主义是实现国家利益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工具,具有强化权威合法性的政治功能。这不仅体现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进程中,而且体现在民族(国家)认同的进程之中。自 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大多数经济福利指标一直在下降,所谓的悲惨指数(misery index 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综合指数)达到了新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至少是 20世纪 70年代的 2倍,失业率是 3倍以上,经济增长率下降了 2/3,人均收入至少下降了 30%,有 15%以上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sup>3/4</sup> 这说明伊朗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未能带来政府所承诺的繁荣和社会公正,从而使伊朗政府的权威合法性受到质疑。加之长期以来,伊朗党派分立、矛盾重重,政府的影响力

<sup>1</sup> 高金虎:《顶级黑名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128页。

<sup>④</sup> George W. Bush *George W. Bush's Second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e State Department's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IIP), <http://usinfo.state.gov/>

<sup>⑤</sup> 1/4 Kenneth Pollack and Ray Takeyh, "Taking on Tehran", *Foreign Affairs* March /April 2005, p. 24 27-28.

1/2 刘守望:《解读内贾德的核手腕》,载《环球时报》2006年 7月 7日,第 14版。

3/4 Jabangir Amuzegar "Iran's Crippling Revolution",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February 2003 p. 52.

受到削弱,难以动员全社会力量进行国家建设。1988年“德黑兰战斗宗教人士协会”从“德黑兰战斗宗教界协会”中分离出去,伊朗政坛正式形成左、右两大对立阵营。20世纪90年代右派阵营又发生分裂,形成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派和以哈梅内伊为首的保守派。1997年5月总统大选期间,伊朗政坛出现改革派联盟与保守派对峙的局面。2005年6月17日,作为保守派代表的内贾德当选为伊朗总统。由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对待改革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以“保护伊斯兰革命价值”为中心的保守派代表内贾德在行使总统权力、推进国内改革、制定内外政策时,必然受到以“政治改革”为主的改革派和支持拉夫桑贾尼温和的“经济改革”为主旨的务实派的牵制及不同程度的反对。这必然导致伊朗政治局势的混乱和政治离心力的加大。若没有外力的推动和刺激,双方很难走到一起,向着共同的目标迈进。而发展核武器所表达和激发的伊朗民族主义正好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把他们团结到国家建设和国家安全的旗帜之下。一般而言,核武器是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的象征。在伊朗这样一个积弱积贫却又面临西方大国霸权主义威胁的国家,研制出核武器会使伊朗人有与世界大国“平分秋色”的感觉,有助于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和对伊斯兰政府的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伊朗核计划是伊朗民族主义对外部挑战的一种回应。在这一主导思想下,围绕伊朗核争端,伊朗国内没有强硬派、温和派或者保守派、改革派之分,所不同的仅仅是策略,即如何才能突破国际封锁。伊朗的核计划已经成为很多伊朗人民自豪感的源泉。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压力助长了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与美国的对决中,内贾德顶住国际社会的压力,坚持伊朗拥有自己的核技术的权利,他以民族主义立场赢得了伊朗人的崇敬,夺取了民心,为自己积累了执政的筹码。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在对伊朗进行政治孤立的同时,也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封锁。1995年4月,美国决定对伊朗采取新的经济、贸易制裁措施,包括断绝美国与伊朗的一切投资和贸易关系,严禁美国石油公司及其海外分公司同伊朗进行任何石油交易。1996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达马托法案”,禁止外国公司对伊朗的能源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由于经济封锁,作为伊朗经济主要支柱的石油业,投资缺口巨大,甚至发生了由于制裁而引发的能源问题,使国家处于危机边缘。在过去20年间,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sup>1</sup>社会危机恶化。在这一期间,政府的腐败问题十分严重。哈塔米政府建立的若干伊斯兰基金会控制了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包括旅馆、工厂、商店和国家发展基金,其规模占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此外,前总统拉夫桑贾尼等政治家摇身变为商人并染指了石油机械企业、汽车制造、飞机公司和物流出口等领域。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政治危机,有的城市中产阶级怀念巴列维时代的欣欣向荣。<sup>④</sup>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掩饰内政上的失败,防止政局不稳,伊朗社会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柱来鼓舞整个民族,万众一心,发展经济。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不仅有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而且在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政治动员和观念整合的作用。于是,伊朗民族主义者把国家的经济困难归罪于西方国家。搞核武器就是“伊朗的保守派把对大撒旦(Great Satan)的藐视视为一种调动革命背后的民族主义舆论的工具”。<sup>⑤</sup>伊朗民族主义者利用美国多年来的制裁和“邪恶轴心”论,制造全民“悲情意识”,以激发伊朗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种氛围下,发展核能尤其是核武器自然被看成伊朗整个民族的骄傲,是国家实力的最好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制裁和孤立政策给统治伊朗的政权造成的损伤有限,反倒

<sup>1</sup> 例如,2002年的通胀率是16%,失业率达30%。吴强:《伊朗:不仅仅是核危机》载《南风窗》,2006年第15期,第71页。

<sup>④</sup> 巴列维国王在70年代慷慨地花费大笔石油美元用于各项公共建设。

<sup>⑤</sup> Kenneth Pollack and Ray Takeyh, “Taking on Tehran”, *Foreign Affairs*, March /April 2005, p. 24.

是加强了强硬派对国家的控制,给伊朗政权带去了经济瓦解的借口和走向民族主义的口实。在伊朗这样一个拥有高失业率和将近 15% 的通货膨胀率的国家中,为了对抗外部威胁而发展核武或在核武问题上的博弈,无疑是被用来转移公众对更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注意力的有效手段。2006年 2月 5日伊朗学生通讯社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85.4% 的伊朗人认为,解决伊朗核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继续进行核活动; 84.3% 的受访者认为,即使核问题被提交到安理会,伊朗也应该继续开发核能。<sup>1</sup> 伊朗各阶层通过民族主义达成共识,顺利通过了三个“五年发展计划”。可以说,发展核武使伊朗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转移了国内矛盾,实现了民族团结并维护了政府权威。同时,伴随核武问题而激发起的民众爱国情绪使伊朗国家社会发展计划得以顺利执行,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据统计,2002财年,伊朗 GDP增长达 7.8%,是中东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在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制裁下,2007年伊朗 GDP达到 2899.33亿美元,经济增长率仍达到 7.2%。<sup>④</sup>

3 开发和利用核技术是伊朗民族主义者恢复波斯民族历史荣耀、实现国家抱负的主要工具。光辉的古代历史使伊朗人民始终拥有强烈的自豪感和大国心态,不满足于被压抑、被排斥的境遇。伊朗人最爱说这样一句话:“我们曾经辉煌过”。伊朗热衷于发展核技术的背后还折射出了伊朗恢复波斯荣耀的浓厚历史情结和追求地区大国权力与地位的抱负。伊朗自古以来就是中东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大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和曾建立过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发展核武器反映了伊朗追求大国地位的心态,即谋求海湾乃至中东地区大国实力与地位的需要。<sup>⑤</sup> 正如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所说:“我们想变得更强大,强大就意味着拥有先进技术,而核技术则是所有技术中最先进的。”<sup>⑥</sup> 从 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无论老幼、无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无论政府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在发展核技术上团结一致,认为伊朗决不能放弃核活动,也决不能向西方妥协。当联合国要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时,伊朗一学生说道:“无论我对政府的看法如何,核能发电会让所有伊朗人受益。西方凭什么剥夺我们这个权利?”<sup>⑦</sup> 当伊朗没有理睬欧盟的请求时,德黑兰的气氛一片欢腾。大约 20名学生在德黑兰大学外的街道上向司机和路人发放糖果以示庆祝。伊朗一家日报的头版大标题写道:“伊朗的核心脏开始跳动了。”<sup>⑧</sup> 伊朗人认为伊朗是一个先进的国家,是波斯湾地区的“法国或英国”,应该拥有核武器。伊朗强硬派甚至公开呼吁要效仿朝鲜和巴基斯坦,通过获取核武器重现昔日波斯帝国的辉煌。他们认为伊朗若与美国或国际社会就核问题签署协议等于是放弃了伊朗的尊严和主权,从而使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朗的广大穆斯林蒙羞。“民族自豪感将鼓励伊朗成为一个核大国。”<sup>⑨</sup> 正如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所说:“在这样的问题上,没有一个官员敢违抗人民的意愿。”<sup>⑩</sup> 核问题正在日益纳入伊朗民族主义的范畴,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提法正在代替履行条约义务的呼声。

伊朗若想恢复昔日的荣耀,必须发展核武以与以色列抗衡。西方势力的双重标准使伊朗民族主义者感到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以色列拥有 200多枚核导弹,却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它的核地点也没有受到核查。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核领域取得进步? 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政治的

<sup>1</sup> 王晋燕:《伊朗总统内贾德:词典中没有不可逾越的“红线”》,载《新华月报》,2006年第3期。转引自 <http://www.honu.cn/wxw/ydz/wenxueqikan/tianxia/shy2006/shy20060309.htm>

<sup>④</sup> 《1959—2008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MF统计),2009年7月3日,载 <http://www.heybrain.com/noheal/article/3073.html>

<sup>⑤</sup> 曾军:《伊朗核问题及其对美伊关系的影响》,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2期,第23页。

<sup>⑥</sup> George Pekovich, “Dealing with Iran’s Nuclear Challenge”, *Report o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8, 2003, p. 8

<sup>⑦</sup> 〔英〕拉米塔·纳瓦:《一个存在分歧的国家在核问题上团结一致》,载《泰晤士报》,2005年8月11日。转引自 <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elet/cetin/action/HtmDocumentAction?baseid=&docno=244032>

<sup>⑧</sup> 徐俨:《伊朗还要走核发展之路》,载《瞭望》2007年第1期,第57页。

<sup>⑩</sup> 雷武勇:《核势头》,载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新华社2004年9月2日转发)。



牺牲品? 拥有核能是我们的权利, 伊朗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放弃的, 永远不会。”<sup>1</sup> 一位 19 岁的大学生说: “我觉得伊朗应该拥有自己的核计划。以色列拥有核武器, 而且动辄威胁我们, 为什么我们不该享有同样的权利?”<sup>④</sup> 伊朗发展核武器还有震慑逊尼派进而达到提升乃至确立自身主导地位的目的。伊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 其被众多的逊尼派穆斯林国家所包围。双方长期以来一直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进行较量。因此, 伊朗领导人认为: “掌握先进的核技术甚或拥有核武器将显示出他们对于大多数属于逊尼派的阿拉伯对手所具有的优越性。”<sup>(四)</sup>

4 核技术是伊朗泛伊斯兰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泛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根本宗旨是“振兴伊斯兰教”, 实现“伊斯兰复兴”, 扩大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势力和影响, 最终“建立世界穆斯林共同体”。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 使伊斯兰民族丧失了耶路撒冷旧城, 促使伊斯兰各国捐弃前嫌, 团结在一起, 共商伊斯兰复兴大计, 泛伊斯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呼声也因此而高涨。伊朗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国内义务与国际义务的统一, 强调反殖和反专制, 主张全世界穆斯林不分民族, 拥戴一个共同的哈里发, 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统一的伊斯兰教大帝国。出于“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宗教信仰, 伊朗注重维护巴勒斯坦的权益, 对以色列压制巴勒斯坦的行为极为不满。伊朗坚决不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 一直宣称要消灭以色列政权。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朗事实上填补了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缺失所留下的空白, 伊朗一直利用获得核力量的努力来赢得穆斯林群众的支持。而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量和常规武装力量的以色列的存在, 进一步刺激了伊朗民族主义者尽快掌握关键性核技术的决心。同时, 伊朗的核技术和核能力被看作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骄傲。在伊朗以外的穆斯林国家, 内贾德也越来越受到尊敬, 俨然已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新英雄。2006 年 4 月, 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曾言: “所有穆斯林都应该为内贾德的勇气感到骄傲。”<sup>1/4</sup> 2006 年, 内贾德在雅加达国立伊斯兰大学发表演讲时, 校园里随处可见带有支持伊朗、谴责以色列标记的旗帜和 T 恤衫, 学生们以崇敬的眼光看待这位不畏美国强权的伊斯兰国家领袖, 称“他的演讲非常具有民族主义气节”。<sup>1/2</sup> 2006 年英国《每日电讯报》1 月 21 日载文指出: 在中东地区的历史中, 埃及前总统纳赛尔是一个典范, 他鼓舞了阿拉伯世界一代民族主义者。还有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他勇于反抗美国的态度使他赢得了阿拉伯世界的赞赏。目前, 中东强人的地位出现空缺。内贾德虽是波斯人, 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sup>3/4</sup>

## 五、结 语

核武器及其威慑作用是一个国家军力显著提高的标志, 伊朗欲成为军事大国, 拥有先进核技术是其必然的选择。伊朗民族主义精英把伊朗核问题变成一件关乎民族尊严的大事, 使大多数伊朗人认同, 誓死捍卫核技术发展权利最能体现伊朗荣耀的民族性格。就此而言, 伊朗核问题的产生不仅是对抗的产物, 它还是地区民族主义复兴、膨胀的结果。

民族主义本身是一种团结、独立的进步精神, 同时也是一种由激情支配的超越地方和社会阶层的广泛的非理性文化心理现象和政治现象。被人们所憎恶的“民族主义”思想, 是被某些阴谋家或野心膨胀的国家为达到其罪恶目的而填充了强权思想的、扭曲了的民族主义, 并不代表民族主义的

<sup>1</sup> [英] 拉米塔·纳瓦: 《一个存在分歧的国家在核问题上团结一致》, 载《泰晤士报》, 2005 年 8 月 11 日。转引自 <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DocumentAction?baseid=&docno=244032>

<sup>④</sup> 《伊朗拉开与西方意志之战的序幕》, 载《纽约时报》, 2006 年 1 月 24 日。转引自 [http://www.news.mamail.net/060124/120\\_1\\_2426026\\_00.shtml](http://www.news.mamail.net/060124/120_1_2426026_00.shtml)

<sup>(四)</sup> George Pekovich, “Dealing with Iran’s Nuclear Challenge”, *Report of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8, 2003, p. 4

<sup>1/4</sup> <sup>1/2</sup> <sup>3/4</sup> 帕特里克·毕晓普: 《伊朗总统成为新的阿拉伯英雄》, 载英国《每日电讯报》, 2006 年 1 月 21 日。

实质内容。“民族主义并不是表达民族认同感的唯一形式,也不是爱国主义的唯一形式。我们必须将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或右派运动和民族、公民及社会意识等复合概念区分开来。”<sup>1</sup> 在情绪化状态下,以民族利益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将会成为压倒一切其他理性声音的优势话语。任何不够激进与不够极端的声音,都会被攻击为“投降主义”、“第五纵队”等罪名而予以打击。就伊朗而言,目前还没有哪个政治家会接受这样的要求来危害自己的政治前途。如2004年10月当伊朗准备接受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时,伊朗的谢里夫技术大学的学生们就谴责该协议是“卖国行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在伊朗核反应堆所在地布什尔集会,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宣称:“我们伊朗学生认为获得核能是伊朗国家的合法权利。我们不会屈服于压迫和霸权政策。”此外,伊朗250名著名科学家在一份文件上签名,该文件警告说:“我们,在该文件上签名的人,要求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在任何条件下都不签署会损害我们获得知识和技术的合法权利的文件。”<sup>④</sup>

总之,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激发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奋进心和凝聚力,是一种积极的思想;另一方面,它也极易导致孤立主义和对抗意识,拒绝同外族的融合、交流,拒绝对于世界性的普遍价值规范和政治、经济、外交操守的认同,从而自绝于世界。就伊朗而言,民族主义并不是危险,真正的危险在于极端民族主义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sup>(四)</sup> 在国家安全环境没有大改观的情况下,伊朗的核抱负将长期是伊朗民族主义者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国家建设、消除内忧外患的有力武器。未来,核武器化下的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化下的核武器化能否走出极端保守的阴影,对伊朗来说,生死攸关;对地区局势乃至世界和平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Iranian nationalism showed its strong political, economical, cultural and Islamic traits. Iran's nuclear problem, which has recently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world, actually is both the result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Iranian nationalism 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awareness of national worries and rejuvenation. Iran's nuclearization has two sides: on one hand, it is the tool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s authority and divert internal conflict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the foundation of self-isolation and source of national extremism. Iran's nuclear aspiration will be the nationalist's forceful weapon to mobilize Iranians to build their country and elimin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reats until the nat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changes. In the future, whether nuclearized nationalism or nationalized nuclear weapon will be out of the shadow of extremism or not is crucial to Iran, to the region, and even to the world peace.

(闫文虎, 博士后,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 吴家多]

<sup>1</sup>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页。

<sup>④</sup> 雷武勇:《核势头》载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新华社2004年9月2日转发)。

<sup>(四)</sup> [美]罗伯特·赖克:《民族主义应突出积极方面》载《洛杉矶时报》,1999年11月2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9年11月30日,第3版。